

陆江涛运用犀角地黄汤加味治疗皮肤病经验举隅

★ 孔珍珍 陆江涛（海南省三亚市中医院 海南 三亚 572000）

[摘要]犀角地黄汤是治疗温病中热入营血病症的代表方。在临床运用中,本方并不局限于温热病范畴。陆江涛通过临证思考,发现红斑皮炎类皮肤病多是由于火热毒邪入里,损及营血,伤及脏腑,化热化腐,熏蒸体表所致。发病初期病机多为热毒炽盛,耗伤营血,治疗以清热解毒凉血为主。他根据“异病同治”的原则,通过辨证将此方进行加减,用于治疗顽固性皮肤病,如:皮肤垢着症、激素依赖性皮炎、银屑病等,疗效显著,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。

[关键词] 陆江涛;犀角地黄汤;皮肤病

中图分类号: R275.9 文献标识码: A

犀角地黄汤首见于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,原文论曰:“犀角地黄汤,治伤寒及温病应发汗而不汗之内蓄血者,及鼻衄吐血不尽,内余瘀血、面黄、大便黑,消瘀血方……喜妄如狂者,加大黄二两、黄芩三两。”言明本方为“消瘀血方”。吾师陆江涛教授为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,从医 30 余年,临床经验丰富。他认为皮肤病多为皮肤腠理失和,火热毒邪内侵入里而致,临床治疗善用“清热法”,通过辨证论治,将犀角地黄汤加减应用于治疗多种皮肤病,临床效果显著。

1 病案举例

1.1 皮肤垢着症 杨某,男,28 岁,2017 年 1 月 20 日初诊。主诉:面部垢着物伴微痒 1 月。患者 1 月前面部无明显诱因出现淡红斑片,自行外用药膏,红斑未退,局部出现暗褐色垢着物。因担心洁面会影响皮肤,平素清水洗脸,面部油腻,垢着物增多,两颊明显,遂来就诊。症见:两颊及额部片状淡褐色油腻性痂壳,基底轻微潮红,表面无破溃。面部微痒,精神一般,饮食可,无明显口干口渴不适,大便正常,小便稍黄,舌质红,苔黄,脉数。西医诊断:面部垢着症;中医诊断:面油风(热毒蕴结)。治疗:水牛角 10 g、生地 15 g、牡丹皮 10 g、赤芍 10 g、丹参 10 g、枇杷叶 10 g、生石膏 10 g、黄芩 10 g、栀子 10 g、侧柏叶 10 g、薏苡仁 20 g、姜黄 10 g、白茅根 20 g,7 剂,开水冲服,嘱患者每日用洁面乳按摩局部皮肤 5~10 min 后再清洗。一周后

复诊,面部暗褐色痂壳明显减少,基底局部皮肤偏红,面部皮肤油腻,上方加用荷叶 10 g、藿香 10 g、佩兰 10 g,7 剂,冲服。三诊,面部油腻痂壳均已脱落,基底皮肤潮红减轻,前方去石膏、荷叶,将生地用量加大至 30 g,加用陈皮 10 g,巩固疗效。期间面部皮损偶有微红、微痒,上方间断服用 1 周,未再复发。

按:皮肤垢着症病因不清楚,中医关于此病无记载,吾师认为此病与中医“面油风”“白屑风”相似。面油风(白屑风),西医称之为脂溢性皮炎,好发于皮脂腺丰富部位,局部皮肤出现红斑、油腻性脱屑。患者因为恐惧,拒绝清洁面部,导致炎性分泌物不断堆积于皮肤而成皮肤垢着症。《外科正宗》曰:“白屑风多生于头、面、耳、发中,初起微痒,久则渐生白屑,叠叠飞起,脱而又生。此皆起于热体当风,风热所化。”指出该病发生与热毒有关。此患者正值青年,体内阳气盛,肺热较重,外感热毒内侵入里,两邪相争,伤及脾胃,脾胃湿热积聚,上蒸于面,面部油腻潮红;热盛血脉扩张,两颊出现红色丘疹,热盛肉腐,局部出现脓疱;患者清洁不当,毛孔堵塞,油脂黏滞难去,日久凝结成片,面部痂壳明显。治疗热病当用凉药,故此选取清热凉血治法,采用犀角地黄汤合枇杷清肺饮加减,方中水牛角、生地清热凉血;枇杷叶、生石膏、黄芩、栀子、白茅根清肺胃伏热;丹参、赤芍凉血活血消瘀;侧柏叶、薏苡仁清热利湿,减少皮脂分泌;姜

黄清热杀菌；同时给予患者心理疏导，减轻心理负担，加强面部清洁。二诊，面部痂壳脱落，局部油腻明显，加用荷叶去油脂，藿香、佩兰利湿，抗真菌。三诊时，加用陈皮理气和胃，健脾祛湿；生地养阴清余热。该类患者面部出现褐色垢着物时，因不了解病情出现心理恐慌，惧怕清洁面部，担心局部出现反应，常常导致面部垢着物加重，因此在治疗过程中要给予患者心理疏导，及时清洁皮肤，避免出现恶性循环。

1.2 激素依赖性皮炎 庄某，女，35岁，2018年10月17日初诊。主诉：面部红肿伴痒1月。就诊时症见：面部微红肿，皮温高，两颊皮肤可见红色毛细血管裸露，无糜烂无渗出。现面部发烫，伴瘙痒，口干口渴，睡眠可，月经正常，大小便正常，舌质红，苔黄，脉数。追问病史，患者诉曾长期使用朋友圈推荐的化妆品，停用后皮肤易出现红肿瘙痒。西医诊断：激素依赖性皮炎；中医诊断：药毒（热毒蕴结）。治疗：水牛角10g、生地黄15g、知母15g、牡丹皮15g、赤芍15g、白芍15g、丹参15g、石膏15g、白茅根20g、桑白皮15g、白鲜皮15g、土茯苓10g、荆芥10g、防风10g、紫草10g，7剂，水冲服；同时嘱患者凉水敷面，每次20min，每日敷3~5次，停用可疑化妆品。一周后复诊，患者面部红肿减轻，皮温如常，瘙痒有所减轻，夜间睡眠不安，偶有生气，加石菖蒲10g、郁金10g，调畅气机，改善睡眠。上方服7剂后复诊，面部无红肿，皮温正常，皮肤稍有干燥，偶有瘙痒，上方加桂枝10g、黄芪10g，调和营卫，恢复皮肤腠理开合；同时嘱患者可酌情使用雅漾润肤，7剂后复诊，症状完全消退，随访3个月，未再复发。

按：近年来由于电商、微商的出现，化妆品市场混乱，为提高疗效，厂商随意添加药物在化妆品中，加上糖皮质激素外用方法不当，导致面部出现丘疹、红斑、肿胀、瘙痒、毛细血管扩张等症状出现，我们称之为“激素依赖性皮炎”。中医对此病也没有明确记载。吾师认为该病应属于中医“药毒”范畴。糖皮质激素功效可助阳生热，该患者由于长期使用该类产品，热毒随皮肤腠理而入，与气血相搏，热盛灼伤营血，血热妄行，熏蒸肌肤而致面部出现丘疹、红斑、局部毛细血管扩张。吾师采用犀角地黄汤加减治疗此病，水牛角、生地黄、牡丹皮、赤芍清热凉血；石膏、白茅根清热凉血泻火；桑白皮、白鲜皮、荆芥、防风祛风清热止痒；紫草凉血，白芍滋阴柔肝，避免肝风内动；土茯苓清热利湿，使热毒从下而解；诸药合用，具有清热

泻火，凉血解毒之功效。二诊时患者夜卧不安，疾病未愈，影响美观，情绪不佳，加用石菖蒲舒心畅神，缓解焦虑，郁金疏肝解郁，二药合用，相辅相成，使气机顺而郁自开。三诊时，局部皮肤干燥，此期患者体内热毒已清，营卫受损，肌肤失养，加用桂枝调和营卫；营卫有赖于后天脾胃的补养，加用黄芪健脾益气。对于该病的治疗，早期红斑丘疹色红，皮温高，辨证体内热毒偏盛，可重用清热凉血之品，水牛角用量可酌情加大；后期红斑消退，局部皮肤干燥者，可适当减少清热药用量，加用桂枝、黄芪、白芍等调和营卫，顾护胃气；同时应注意面部的护理，避免使用含激素药物，并且要规范使用激素药膏。

1.3 寻常型银屑病 喻某，男，52岁，2018年10月20日初诊。主诉：全身红斑丘疹鳞屑伴瘙痒20年，加重10天。患者有银屑病病史20年，期间全身反复出现红斑丘疹，伴银白色鳞屑，瘙痒不适，多次治疗，症状好转，但易反复发作。患者拒绝内服西药，拒绝使用激素药膏。患者为北方人，因家中寒冷，特来三亚泡海水，晒日光浴。10天前皮损加重，红斑丘疹密布全身，遂来我院寻求中药治疗。症见：头面、躯干、四肢散在大小不一红色斑片，部分融合成片，斑片边缘稍隆起，边界清楚，其上覆盖银白色鳞屑，刮去鳞屑可见薄膜现象及出血现象。头皮部发际边缘斑片明显，可见束状发。患者皮温高，口干，伴少许口渴，诉全身有瘙痒不适，饮食清淡，大便正常，小便微黄，舌红，苔黄，脉数。西医诊断：寻常型银屑病；中医诊断：白疔（热毒蕴结）。治疗给予：水牛角10g、生地黄15g、知母15g、牡丹皮15g、赤芍15g、白芍15g、丹参15g、石膏15g、白茅根20g、黄芩10g、黄连6g、黄柏10g、栀子10g、土茯苓15g、牛膝15g、紫草10g，7剂，水冲服；同时给予黄柏30g、苦参30g、地肤子30g、蛇床子30g、连翘30g、蒲公英30g、艾叶30g、地榆30g，7剂，水煎后外用；嘱患者局部外用凡士林润肤。一周后复诊，全身红斑颜色变淡，部分鳞屑变薄，局部瘙痒，上方加用荆芥10g、防风10g、蝉蜕10g，凉血疏风止痒，中药外洗同前，继续润肤。三诊，全身红斑变淡，鳞屑较前减少，上方去黄连、黄柏、黄芩，加用生地黄20g、麦冬10g养阴；茯苓20g、黄芪15g，健脾益气，顾护脾胃。患者因个人原因返回老家，电话随访，患者坚持服药，全身丘疹，斑片已明显消退。嘱患者注意保护脾胃，做好心理疏导，避免熬夜、压力过大。

按：古代关于银屑病的名称有“干癣”“白

癣”“松皮癣”“白壳疮”“蛇虱”“白疔”等。关于白疔的命名首见于清代祁坤《外科大成·不分部位小疵·无名肿毒》中白疔篇，他指出：“白疔肤如疹疥，色白而痒，搔起白疔，俗呼蛇风。”吾师在临床中发现银屑病多为机体禀赋不耐，风热毒邪致病为主。疾病早期风热毒邪内侵，病邪客于肌肤，局部气血凝滞，热毒郁而不解，发于肌肤；疾病后期，热毒伤阴耗气，局部肌肤失养，肌肤甲错，红斑丘疹鳞屑迭起；热毒之邪伏于营血，留滞难去，可因情志不畅、饮食劳倦等不良刺激导致病情反复发作。该患者患病 20 年余，体内热毒留滞营血，病情缠绵难愈，此次急性发病，可能因外界不良刺激如日晒过久、劳累等诱发，加之患者步入不惑之年，体内正气不足，难以驱邪外出。叶天士曰：“入血就恐耗血动血，直须凉血散血”，该患者目前全身皮损色红，皮温高，口干口渴，均为体内热毒炽盛的表象，急则治其标，治疗上仍以犀角地黄汤配合黄连解毒汤加减，通过清热凉血，使妄行之血回归，营血得安。方中：水牛角、石膏、黄芩、黄连、黄柏、栀子清热解毒，通泄三焦火毒；生地、知母滋阴养血润肤；牡丹皮、赤芍、白芍、丹参、紫草活血凉血散瘀，避免寒凉药物引起血液凝滞；土茯苓清热利湿，牛膝活血引药下行，凉血活血散瘀并用，使热得解，同时避免了热盛引起的血耗血动；全方共奏清热凉血解毒之效。对于该病的治疗应注意，治疗过程中用过寒凉药后，可能伤及脾胃，要注意顾护脾胃；同时热毒易伤津液，津血同源，可适当加用养阴药物，滋阴不碍邪，泻火不伤正，从而达到清热解毒之功。银屑病皮损泛发、脱屑明显者，皮肤局部屏障功能受损严重，蛋白质及水分丢失明显，治疗中应加强润肤，注重屏障功能的修复，局部可选用清热凉血润肤中药如：黄柏、苦参、白鲜皮、艾叶等药物熏洗，临床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

2 讨论

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，是人体防御外邪的屏障，一旦发生问题，皮肤上可见形态各异的表现，容易被发现。《内经》云：“盖有诸内者，必形诸外。”《丹溪心法》云：“欲知其内者，当以关乎外；诊于外者，斯以知其内。”所谓“视其外应，以知其内”。不同的皮肤病虽有不同皮损表现，但均和内脏有密切关系，临床可通过观察皮肤局部皮损的特点来辨证。

陆江涛教授认为皮肤病的治疗，要注重辨别阴阳，分清寒热虚实。一般有红肿热痛、皮损鲜红、

脓疱、结节、热痛、口渴喜多饮者多属于阳症，局部发白、麻、凉，颜色淡红或白，怕冷，口渴不欲饮者多属于阴症。疾病早期，正气尚未受损，正邪相争之际，多以阳症为主；疾病后期，正气耗损，邪毒留滞难去，多以阴症、虚症为主。他认为发生于面部的疾病多与血热有关。头面为巅顶，易受风邪侵袭，风多夹温热火毒，火热毒邪迫血妄行，外溢肌肤，出现红斑丘疹；热灼肌肤，皮温升高，热易化脓化腐，出现脓疱、血疱；热盛耗气伤津，血液黏腻，凝滞不通，局部出现疼痛不适。临床上出现皮损颜色鲜红，皮温高，红肿痒痛，舌红，苔黄，脉数等症状者均可使用清热凉血方法，尤其是对于面部皮肤病的治疗，疗效颇佳。

清热凉血法是以寒凉性质的方药清除血分热毒的一种疗法，常用于温热病中热入血分的病症，属于中医八法的“清”法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篇》说：“治寒以热，治热以寒”，热病当用凉药，治热当用寒法。犀角地黄汤为该理论的代表方剂，方中犀角清热凉血，泻心火，生地养阴凉血，为君药；芍药、丹皮凉血泄热，四药相配，止血而不留瘀，活血而不妄行，凉血而不凝滞，清热而不伤阴，该方主治各种热伤血分、血热妄行而致的各种出血证^[1]。

陆江涛教授根据“同病异治”“异病同治”的原则，将该方用以治疗痤疮、药疹、日光性皮炎、过敏性紫癜、带状疱疹、银屑病、夏季皮炎等多种疾病。临症使用，应和辨证相结合。疾病初期，正邪相争，热邪毒邪入里化热，损及营血，治疗以清热凉血为主。根据《内经·至真要大论篇》中所言：“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佐以甘苦，以酸收之，以苦发之”，临症使用可适当配伍苦寒药物，如栀子、黄连、黄芩、黄柏等，加强清热凉血之功效；热盛易伤阴耗血，加上苦寒之品易化燥伤阴，津液不足，脉道不利，血流缓慢，治疗中要顾护津液，可加用生地黄、沙参、麦冬、百合、玉竹等养阴清热；热盛熏蒸血液，血液黏稠留滞，可加用丹参、赤芍、鸡血藤等凉血活血；疾病后期，热盛耗损正气，正气虚弱不足以驱邪外出，毒邪留滞难去，要适当配伍补气之品，如黄芪、白术、茯苓等，既能补气，又能补脾胃，加之营血需要脾胃的后天滋养，此时更应注意脾胃的护理^[2]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黄帝内经·素问[M]. 田代华整理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:178.
- [2] 唐元瑜.《内经》“热淫于内，平以咸寒，佐以甘苦”的内涵及其在中医络病治疗中的运用[J].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0, 33(4):85.

(收稿日期: 2019-04-11) 编辑: 宋超